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盧開昂

西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禮五 吉禮

祖宗配侑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 郊祀志王莽疏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 同上

元封四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劉攽曰按王莽疏文帝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本紀

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奏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郊祀志

總天神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常以歲時祠以牛郊祀志徐天麟按後漢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郊祀志

元封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郊祀志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

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瑯邪蚩尤於壽良郊祀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
於上帝禋於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
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
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
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
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時汾陰

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太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墬祇曰后土與中央黄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墬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

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别神中央帝黄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宫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宫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皥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黒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郊祀志

山川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郊祀志

孝文十二年詔河湫漢水王各加二同上

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絶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本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祠

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瑯邪瑯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郊祀志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大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

馬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頟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太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

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郊祀志）

高禖

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皐為禖祝（武五子傳）

臘蜡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官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志漢舊儀云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祠皆太牢）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本紀師古曰冬至後臘祭百神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本傳注云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藉田親蠶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本紀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臣瓚曰藉謂蹈藉也

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

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蓄積足而民樂其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本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

積以備災害本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本紀應劭曰應國縣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鈎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歳未能親耕帝籍鈎盾官者近著故往試耕為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師古曰弄田謂游宴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為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並本紀

雜録

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百官表

蠶館元后傳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讀曰嚮宜齊戒避寢以深自責五行志

社稷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紀又郊祀志云令縣為公社
十一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
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
武帝立子閎為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旦為燕王策
曰受茲元社立子胥為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褚先生
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
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

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郊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維祭宗

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立官社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郊祀志又按平紀師古曰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别所不相從也

雜録

欒布爲燕相燕齊之齊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本傳

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眭弘傳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木也

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明堂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歳二月定明堂本傳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事未就竇太后不好

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舍會邸議明堂事大喜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因廢明堂事申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本紀臣瓚曰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太子封泰山泰山東北
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
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宫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
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
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
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
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尞堂下

而上（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太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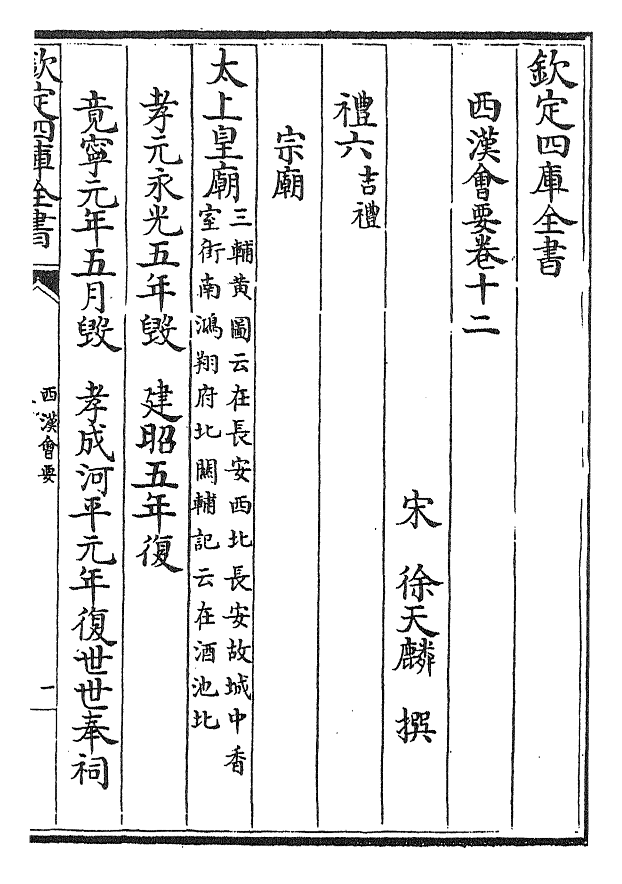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本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奏

立明堂本紀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宫在國之陽上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黄帝曰合宫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為列侯本紀按功臣表平晏劉歆孔永孫遷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驩心侯各千户

西漢會要卷十一



西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禮六 吉禮

宗廟

太上皇廟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鴻翔府北關輔記云在酒池北

孝元永光五年毀 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五月毀 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

高廟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漢舊儀云高祖葢地六頃三十畝四步祠曰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

孝惠尊高廟為太祖廟韋玄成傳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紀

孝惠廟三輔黃圖云惠帝廟在高廟後

元帝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毀

孝文廟三輔黃圖云文帝廟在長安城南

四年作顧成廟本紀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紀

孝景廟西京故事景帝廟號德陽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本紀臣瓚曰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元帝竟寧元年毀

孝武廟文紀注武帝廟號龍淵三輔黃圖龍淵廟在茂陵東

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本紀

哀帝即位孔光與羣臣雜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既以為世宗之廟建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歆議可韋玄成傳

孝昭廟文紀注云昭帝廟號徘徊

皇考廟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本紀

成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韋玄成奏皇考廟親未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請毀勿修奏可韋玄成傳

孝宣廟文紀注云宣帝廟號樂游三輔黄圖云在杜陵西北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

孝元廟文紀注云元帝廟號長壽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

孝成廟三輔黃圖云成帝廟號陽池

哀帝建平二年立共皇廟于京師本紀

共皇帝廟

平帝即位隨廢共皇帝廟師丹傳

孝哀廟

孝平廟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韋玄成傳

孝景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

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
可本紀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
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
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
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
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
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

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寳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歳功徳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積至今未復亡徳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

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廵狩所幸郡國凡四十有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傳

哀帝已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

皆以為宜如褒猶言師丹議獨曰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以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建平二年遂立共皇廟于京師平帝即位王莽白太后貶廢共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師丹傳

雜録

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百官表

惠帝即位徙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叔孫通傳

高后時患臣下妄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

禮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以無繼嗣又復禮議宗廟之令（韋玄成傳臣天麟按貢禹建迭毁之議乃在元帝刪除此令時）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張釋之傳）

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鼂錯迺穿門南出
鑿廟堧垣丞相大怒為奏請誅錯景帝曰此非廟垣迺
堧中垣不致于法鼂錯傳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召詣中尉自殺景紀中二年
元朔二年任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表
太初三年石德坐為太常廟牲瘦贖論表
後元元年御史大夫商卯成坐為啓事侍祠孝文廟醉
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敢自殺

二年魏不害坐為太常孝文廟風發屋免表

始元六年江德坐為太常廟廊夜飲失火免表

甘露元年魏弘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恩澤侯表

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本紀

丙顯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恩澤侯表

韋弘為太常丞識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後故勑令自免弘懐謙不去官竟坐宗廟事

繫獄 韋玄成傳

宣帝時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梁邱賀傳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 霍光傳 師古曰羔菟

龕所以供祭也

韋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内侯本傳

高廟僕射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原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宫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

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以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臣天麟按漢舊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閏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饒食之日

元帝罷原廟年月未詳

建昭五年復原廟本紀

郡國廟

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

孝惠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本紀

孝景即位詔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本紀

孝武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在遼東五行志

孝宣本始二年令武帝廵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本紀

四年地震北海瑯邪壊祖宗廟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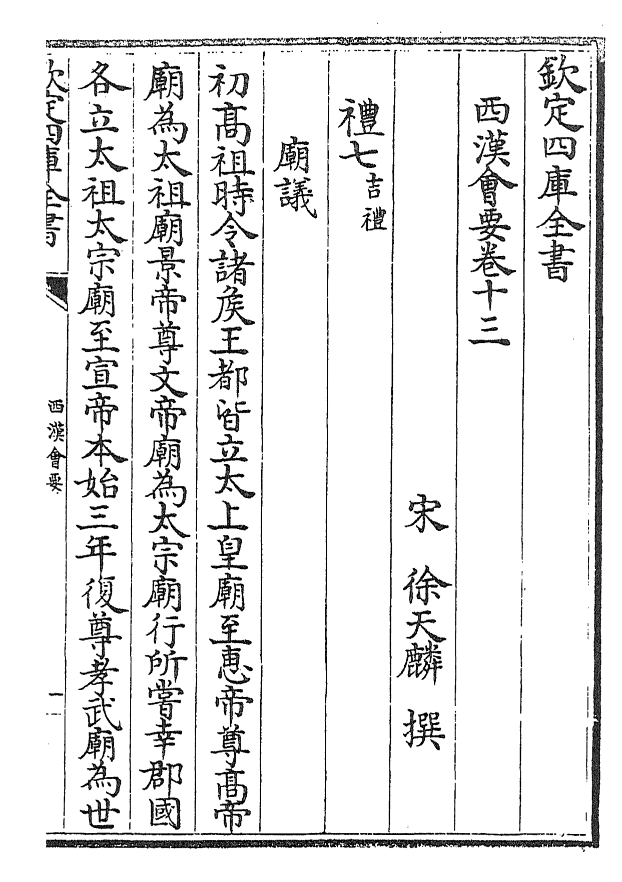
殿五日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本紀

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韋玄成傳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紀詳見廟議

西漢會要卷十二



西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禮七 吉禮

廟議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為世

宗廟行所巡狩亦立馬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

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

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

王貽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
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
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
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
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
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
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
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

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䟽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内不敢遠親也臣愚

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絶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

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
非正禮宜毁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盖
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
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
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吕作亂海内揺動然羣臣
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遜而後即位削
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
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

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義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毁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毁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静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

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别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没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

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威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内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内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

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歳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歳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謹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

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

皇帝聖德茂㳣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

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

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
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
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
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
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
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禄勲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

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威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

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
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
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
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
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
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
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

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臧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

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

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木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

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祖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

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虚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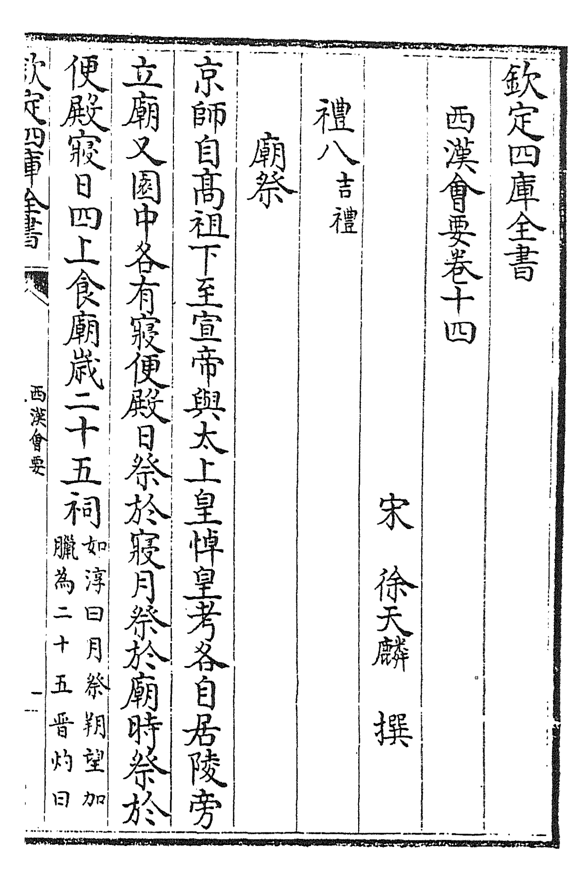
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韋玄成傳

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

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證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配以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威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十四

宋　徐天麟　撰

禮八 吉禮

廟祭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

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祀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九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韋玄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

陛下取櫻桃獻宗廟諸菓獻由此興叔孫通傳

高廟酎孝惠廟酎孝文廟酎景紀注云酎三重釀酒味厚故以薦宗廟也

孝景元年令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本紀

孝武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黄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本紀漢儀注云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金黄金也不如法者奪爵

宗廟羔菟鼃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注云羔菟鼃所以供祭也

孝宣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表

五鳳四年朝侯因城坐酎金少四兩免表

鄭侯蕭勝王不齊酎為隸臣表

衣冠出游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叔孫通傳師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月一為之漢制則然

自高祖下至宣帝以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韋玄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作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韋元成傳

禘祫

孝平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人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

吏各有差本紀　臣天麟按後漢張純傳云漢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主合食高廟有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列侯廟會始為禘祭

祠孔子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紀

孔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福霸長子也霸前徙名數于長安今還其子名數于魯國奉夫子祀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謚

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本紀

禱旱

武帝元封二年旱遍禱萬里沙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同上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臣瓚曰抑陽助陰也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本傳）

雜祭祀

高祖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秦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郊祀志）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磃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蘇見反古謂之娣姒關中俗呼為先後吴楚俗呼為妯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矦人主方如淳曰矦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矦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矦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廼

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隐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錘史寛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瘉彊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瘉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宫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大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宫北宫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秘

世莫知也

是時既滅兩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廼命粤巫立粤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粤祠雞卜自此始用

帝東廵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黄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黄犢焉後至泰山修封東幸

瑯邪禮日成山登之罘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師古曰延年即上所謂延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其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劒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

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尚書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虚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郊祀志

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

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

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哀帝即位寢疾博延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郊祀志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祀本紀

幣玉

文帝十三年詔廣諸祀壇場珪幣本紀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各加二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同上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天漢三年幸北帝祠常山瘞元玉同上

牲牢

高祖祠豐枌榆社以羊彘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彘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

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併祠

五帝而共一牲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武帝祠泰一日一太牢七日

解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

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

郊雍獲一角獸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黄犢牢具已祠盡瘞

五年郊泰畤泰畤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氂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腏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廼用駒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墬位皆南鄉同席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墬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墬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並郊祀志

水衡都尉為宗廟取牲官龔遂傳

欒布子賁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欒布傳按功臣表云坐雍犧牲不如令免

蕭何之後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功臣表與傳同百官表云坐犧牲不如令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表

車輅

文帝十四年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郊祀志

祭服

文帝郊見五帝祠衣皆上赤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德以有赤帝子之符故祠衣上赤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黄郊祀志按黄者土之色也

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同上

受釐

文帝受釐坐宣室賈誼傳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師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

巫祝

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祀

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百官表

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高帝贊詳見上文祭祀條

文帝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

之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

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本紀

尊寶鼎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郊祀志

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

晏温有黄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廵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兹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上同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宫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

也有説則可無説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説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恵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弘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寳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寳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壽是日賜壽王黄金十斤吾丘壽王傳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國於岐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岐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岐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

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宫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廵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欵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四

西漢會要卷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禮九嘉禮

朝會

漢七年長樂宫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

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漢書引作幟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

祖奉玉巵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爲太上皇壽史記本紀

中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以下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

東朝灌夫傳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

還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申屠嘉傳

武帝元𡖖中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 責楊僕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

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

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皆可罷禮樂志

諸侯朝覲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漢之儀注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

歲一至史記王世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爲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門内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

王侯朝賀以蒼璧食貨志

武帝爲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矦王列矦蠻夷王矦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

諸矦正月朝覲天子覲以禮樂饗醴乃歸（匡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囂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為秋請（本傳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矦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

重矦禧坐不使人為秋請免（王子矦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薦皮賀元年十月不會免王子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絶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

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矦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矦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矦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矦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

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高紀）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

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高紀

羣臣迎代王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大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

與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

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

遂即天子位文紀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諸侯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

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竟朝置酒無敢讙譁

失禮者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

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高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臣皆上壽（吾丘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郊祀志）

兒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

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
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見
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
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雍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
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 兒寬傳
昭平君醉殺主傅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奏
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

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
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眛死再拜
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曰傳曰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
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
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消憂者莫若酒臣朔所
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

當死東方朔傳

皐千秋為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

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雅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本紀

册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初大司馬去病昧死再拜上䟽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

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

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謙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

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遜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矦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矦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矦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

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廟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褒厲羣臣平津

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

興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
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
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
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
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
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
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
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
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
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
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
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

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
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
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
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
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
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
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

等為諸侯王陛下遜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
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
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
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
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
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
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
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

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

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厥有僁不臧乃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

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罩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

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十五